

E/C手札

黃緯元

如此星辰非昨夜

那一天中午，逝去的往日似乎又回來了。
穎峯依然坐在他的老位置——那張我已經坐了一年的椅子，秦公、立人也在場，稍後，敬倫、宏榮也不約而同地走進刊物室。倏地，幾坪大的空間便熱絡起來。我聽著他們談論醫院裏的趣事以及預官考選的種種花絮新聞，而秦公一句：「我是仁愛醫院培育出來的一朵奇葩。」更是引得哄堂大笑。可惜，明奇缺席了。
我站在一旁靜靜地體會這種既熟悉又親切的感覺，彷彿又回到這一羣人掛帥的日子，而我猶是一個缺乏經驗與磨練的學弟……

大一時，很容易就從那隻福馬林「醃兔」嚐到成就感；升上大二，我接掌文藝沙龍，書展一隅，安吉利士的「給安娜小箋」，我始終難以忘懷；大三，我成了免疫課點頭的乖學生；至於進入刊物室增廣自己的眼界是遲至大四的事情；其後，綠杏跟我一起邁入大五，開始較能以坦然的態度接受別人所謂「不成熟」的評語，並嘗試以樂觀的心情看待木棉、櫻花以及杜鵑稍縱即逝的美，還有懂得在北醫的夜裡欣賞那長髮披肩，仰望星辰做夢的少女……

無盡的謝意

在此，我必須毫不吝嗇地對共同參與這本書的朋友表達我的謝意。

柏顯一直是綠杏強而有力的後盾，他表現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圓熟以及處事的穩健，是我



所不及。

迎椿是一個難得的好朋友，他那熱心以及積極的人生觀帶給我不少的鼓舞。

看到玉玲在幫我貼那些繁瑣的錯字時，除了心感抱歉外，還必須對啓城說：「對不起，果你也得留下來作陪。」

至於請妙娟幫我編那兩篇麻煩的學術稿的過程如下：我對著電話筒彼端的她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妳一定要幫我這個忙，全班就只剩下妳可以幫我這個忙了！」奇怪，我當時居然沒有臉紅。

而素芳卻說我有神經質。事情是這樣的。我躺在床上想著哪一篇學術稿該是單起或雙起的問題，兀自盤算的得意時，突然想起，糟糕！我似乎跟她說成一單一雙，應該兩篇都是雙起才對，不管是午夜時分，連忙撥電話過去，只聽見她慢條斯理的回答：「沒有啊，你一直跟我講兩篇都是雙起。」

仁雄、進國、素琴、維倫熱心地奔走，以及東杰發允協助，替我分擔了許多的困擾。

長慶是我苦口婆心，曉以朋友之大義才千辛萬苦求他答應幫我翻譯一篇學術稿；對於主一，我只有對貞嘉說聲抱歉；孟麟交稿的迅速與啓禮的不疾不徐成了強烈的對比；當然還要

感激明奇、文俊、振寧、興璟的賜稿。

而在最後衝刺階段，明儒、昭信、H.B、永昌、沛植、素瓊、元忠、家鑫；貞如是我最得力的助手。

最感愧咎的莫過於是將貞姬辛苦寫成的19頁稿子，刪成只剩下四頁；同時，我也要謝謝禎雯的拒絕幫我編輯，因為她說：「這樣可以使你比較像一個總編。」

而最富戲劇性的，莫過於找人設計封面。那天我去參觀杏畫社的美展，繞了一圈後，就指著前面幾張畫對政宏說：「我要請『她』幫我畫封面。」政宏回答：「你可真會挑，作畫者是我們的指導老師。」然而，更離譜的竟是，第一次見面，我就喊錯了她的姓……。

對了，還要特別感謝原野社吳、劉兩位打字小姐。

× × ×

書編完了，實習分發也大抵塵埃落定。似乎擺在眼前的日子是直坦且無變化。我又可以一個人窩在一樓圖書室幽靜的角落，頂著不算明亮的燈光，享受被群書擁抱的溫暖，然後跟百米道的夜風打聲招呼，再趕一場晚場的電影。剩下來的就讓一些「偶然」來填滿。好比跟人報總編預約下一期我要寫續集，或者陪在軍中服役休假回來的好友，聽一聽他那「有女朋友」的煩惱、權充愛情顧問。其餘的，哎，再說吧。

76.4.27.於刊物室

特別感謝以下師長

王正怡老師・王榮德醫師
杜家寧醫師・李明濱醫師
沈淵瑤醫師・吳憲明科長
林守田主任・林茂泉醫師
林寶玉小姐・柯文昌老師
莊寧寧老師・郭宗波會長
陳守誠主任・陳庵君主任
黃錦章醫師・張昭雄院長
張哲壽醫師・彭瑞鵬醫師
葉英莖院長・曾榮盛先生
蔡世滋醫師・蔡啓仁醫師
蔡素玲科長・歐嘉得醫師
賴淑美醫師・盧美秀主任
韓良俊醫師・謝何修先生